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粉妝樓
第五十九回 柏玉霜誤入奸謀計 錦上天暗識女裝男

話說那沈廷芳同錦上天，由長安起身，向金陵進發。那日是五月初二日的日子，到了金陵的地界，早有前站牌飛馬到各衙門去通報。不時，司道們來接過了，然後是總督大人沈廷華排齊執事前來迎接。沈廷芳上了岸，一直來到總督公廳，沈廷華接入見禮。沈廷芳呈上太師的壽禮，沈廷華道：“又多謝叔父同賢弟厚禮，愚兄何以克當？”沈廷芳道：“些須不腆，何足言禮！”當下二人談了一會。沈廷芳入內，叔嫂見禮已畢，當晚就留在內堂家宴，錦上天同相府的來人，自有中軍官在外設誕款待。飲了一晚的酒，就在府中居住，晚景已過。次日起身，沈廷芳向沈廷華說道：“煩哥哥就同小弟前去聘請二將，先上長安；小弟好在此拜壽，還要多玩兩天。”沈廷華聽了，祇得將聘禮著人搬上江船，打了相府同總督旗號，弟兄二人一同起身，順風開船，往鎮江金山而來。不一時，早到了金山，有鎮江府丹徒縣並那將軍米良前來迎接，上了岸，將禮物搬入金山寺，排成隊伍，早有鎮江府引路，直到那王虎、康龍二將寓所，投帖聘請。原來二人俱是燕山人氏，到江東來投親，在金山遇見了沈廷華，沈廷華見他二人英雄出眾，就吩咐鎮江府請入公館候信，故鎮江府引著沈廷芳等到了公館，投了名帖，排進禮物，呈上聘禮。二人即上來迎接，入前廳行禮坐下。王虎、康龍說道：“多蒙太師爺不棄，又勞諸位大人枉駕，我二人當受不起！”沈廷芳道：“非禮不恭，望二位將軍切勿見棄！”沈廷華說道：“二位將軍進京之後，家叔自然重任。”沈廷芳遂合鎮江府捧上禮物，打開衣箱，取出那兩副盔甲，說道：“請二位公子穿了。”二人見沈廷芳等盛意諄諄，心中大喜，遂令手下收了聘禮，穿起盔甲。沈廷芳見他二人俱是身長一丈，臂闊三停，威風凜凜，相貌堂堂，沈廷芳暗暗歡喜道：“看此二人，纔是羅暹的對手！”

當下王虎、康龍穿了盔甲，騎了那兩匹錦鞍白馬，一同起身來到鎮江府內。知府治酒饒行，沈廷芳吩咐堂官道：“你可小心伏侍二位將軍，先回去見太師，說我隨後就來。”當下酒過三巡，餞登幾次，二將告辭起身。沈廷華、沈廷芳、米良、鎮江府、丹徒縣、合城的文武眾官一同相送，二將上船起身，奔長安去了。

卻說那沈廷華送了二將動身之後，即同沈廷芳別了眾人，趕回金陵去過生日，到了總督府內，已是初四日的晚上。進了後堂，夫人治家宴暖壽，張燈結彩，開臺演戲，笙歌鼓樂，竟夜喧鬧。外間那些合城的文武官員、鄉紳紛紛送禮，手中禮單，絡繹不絕。忙到初五日五更時分，三聲大炮，大開轅門，早有那轅門上的中軍官、站堂官、旗牌官、聽事吏等，備了百架果盒花紅，進去叩頭祝壽。又有鎮江府同米良也來拜壽。沈廷華吩咐一概全收。那轅門下四轎八轎，紛紛來往；大堂口總是烏紗紅袍，履聲交錯。沈廷華令江寧府為知客陪那一切文官，在東廳飲宴；那一切武官在西廳飲宴，令中軍相陪；那一切鄉紳，令上元縣在照廳相陪。正廳上乃是米良、沈廷芳、撫院、提督將軍、布政、按察各位大人飲宴。當晚飲至更深方散。次日各官都來謝酒告辭，各自回署，自有大廳堂官安排回帖，送各官動身，不表。

祇有鎮江府同米良，備了龍舟，請沈廷華同沈廷芳到金山寺去看龍舟。沈廷芳想道：“與眾官同行有多少拘束，不如同錦上天駕一小船私自去玩，倒還自由。”主意已定，遂向沈廷華說道：“哥哥同米大人先行，小弟隨後就來。”沈廷華祇得同米良、鎮江府備了三號大船，排了執事，先到金山寺去了。丹徒縣迎接過江，滿江面上備了燈舟，結彩懸紅，笙蕭細樂，好不熱鬧。那十隻龍舟上，都是五色旗幡，錦衣繡襖，鑼鼓喧天，十分好看。金山寺前搭了彩樓花蓬，笙蕭齊奏，鼓樂喧天。怎見得奢華靡麗，有詩為證：

何處奢華畫鼓喧？龍舟鬧處水雲翻！

祇緣邀結權奸客，不是端陽吊屈原。

話說那鎮江府的龍舟，天下馳名。一時滿城中百姓人等，你傳我，我傳你，都來游玩。滿江中巨艦樓臺，雙飛劃子，不計其數。更兼那金山寺有三十六處山房、靜室、店面、樓臺，那些婦女人等，不曾叫船的，都在迎江樓上開窗觀看，還有寓在寺裏的婦女人等，也在樓上推窗觀看。其時，卻驚動了一個三貞九烈的小姐，你道是誰？原來是柏玉霜。祇因孫翠娥代嫁之後，趙勝、洪恩大鬧米府，火燒鎮江的那一夜，柏玉霜同秋紅二人，多虧洪惠送他們上船，原說是上長安去的；誰知柏小姐從沒有受過風浪，那一夜上了船，心中孤苦，再見那鎮江城中被眾英雄燒得通天徹地，又著了驚嚇，因此弄出一場病來，不能行走，就在金山寺內往下。足足病了三個多月，多虧秋紅早晚伏侍，方纔痊可，尚未復原。那日正在寺中用飯，方丈的小和尚走到房門口來說道：“柏相公，今日是鎮江府備了十隻龍舟，請沈總督大人同米大人飲宴，熱鬧得很呢！公子可去看看？”那玉霜小姐滿肚怨煩，他那裏還有心腸看甚麼龍舟，便回道：“小師父，你自去看吧，我不耐煩去看他。”小和尚去了。

柏玉霜吃完了中飯，想起心事來，不覺神思困倦，就在床上睡了。秋紅在廚下收拾了一會，回樓上見小姐睡著，忙推醒他，叫了一聲：“小姐，身子還弱，不要停住了食，起來玩玩再睡，現今龍舟劃到面前來了，何不在雪亭裏看看！”柏玉霜聽了，祇得強打精神，在雪亭裏來看。誰知他除了頭巾去睡的，起來時就忘記戴了，光著頭來瞧，秋紅也不曾留意，也同小姐來看。

不提防沈廷芳同錦上天叫一個小船來到金山腳下，看了一會龍舟，便上岸去偷看人家的婦女，倚著哥哥的勢兒橫衝直撞，四處亂跑。也是合當有事，走到雪亭底下，猛然抬頭，看見玉霜小姐。沈廷芳將錦上天一拍道：“你看這座樓上那個女子，同昔日祁家女子一色！”錦上天去看，說道：“莫非就是他逃到這裏？為何不戴珠翠，祇梳一個髻兒在頭上？大爺，我們不要管他閑事，我們闖上樓去，不論青紅皂白搶了就走；倘有阻攔，就說我們相府裏逃出的，拐帶了千金珠寶，誰敢前來多管！”沈廷芳道：“好。”二人進寺，欲上樓來搶人。

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文分解。